

歐文斯:我不支持弗洛伊德 他不是我的英雄

原創 保守時評 北美保守評論

編者的話:坎迪斯·琥珀·歐文斯·法默(Candace Amber Owens Farmer, 1989年4月29日出生)是美國黑人女性保守派評論員和政治活動家,以支持川普、反對“黑命貴”著稱。

僅僅5年前,擔任市場營銷機構“180度”的CEO時,她還是反共和黨、反川普的。她在公司的網站博客上撰文諷刺“共和黨茶黨瘋狂的荒唐”,還說:“好消息是,他們最終會死(我們希望他們在睡夢中平靜地死去),然後我們就可以馬上着手進行必須的明顯的社會變革。”

2016年,歐文斯推出SocialAutopsy.com(社會屍檢)網站,旨在揭露互聯網惡霸。這下捅了馬蜂窩,引起了很多人的批評,說她的去匿名化侵犯了人的隱私。有人報復歐文斯,在網上公佈她的隱私。

後來,她得到了保守派的支持,包括右翼政治評論員、川普的支持者伊安諾普洛和塞諾維奇等人。在這之後,歐文斯成了保守派。她在2017年至2019年間擔任保守派宣傳組織“轉折點美國”(Turning Point USA)的公關總監。

她曾於2017年表示:“由於社會屍檢網站事件,我一夜間成為保守派。我意識到自由主義者實際上是種族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實際上是巨魔……”

去年4月,華裔民主黨議員劉雲平(Ted Lieu)在國會出示一條手機視頻,指共和黨提倡的“美國優先”的民族主義等同於希特勒。歐文斯代表共和黨作證,以無可辯駁的事實和滴水不漏的邏輯,懣得劉雲平如喪家之犬,一敗塗地。

這段視頻在臉書賬戶發佈後,短短1天就有超過5000萬人次收看,引起轟動。我們特地譯成漢語,以饗讀者。

我不支持弗洛伊德,他不是我的英雄

親愛的臉書家人朋友們,我決定今天做這個視頻,因為近幾天我心情格外沉重,有很多話很早就想說。面對外對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過去,他曾是怎樣一個人的廣泛評說,我無法擺脫內心壓抑。有的時候當你想說出有異於外面宣傳但出自自己內心的真正看法,很可能會招來外界的巨大壓力。基於我發自內心的考量,我可以允許自己在事件剛開始時保持沉默,但越發越覺得我們被灌輸了諸多謊言,這些謊言對黑人,對白人甚至全美國各個族裔都是極為有害的。我必須,也有必要站出來表達我的看法。我不支持媒體將喬治·弗洛伊德虛構成一個英雄或烈士來代表美國的黑人群體。下面詳細解釋我的觀點是如何形成的。

我曾花了很多時間,讀了許多著名的偉大黑人作家學者的書籍,包括托馬斯索沃(Thomas Sowell),肖比斯蒂爾(Shelby Steele),沃爾特威廉斯(Walter Williams)。最近肖比斯蒂爾就此事件提出的觀點,深入我的內心,是我一直以來贊同的觀點,我會一直秉持這個理念。也希望看我這個視頻的朋友們特別是黑人朋友們能明白和接受這個理念。肖比斯蒂爾指出“黑人群體是獨特的,黑人的文化也具有獨特性。這是唯一一個只會去迎合支持社會基數最底層社區的族裔”。讓我來解釋一下這句話的意思。這句話是指,並非每個黑人都是罪犯,並非每個黑人都在犯罪。但是我們的獨特之處就在于我們是唯一的只為我們社區里不做好事的人吶喊鬥爭爭取權利的族群。我們很難找到一個犯了五項罪坐牢的猶太人,他死了且他死時是戴罪的,而猶太人群體要把他當作楷模,為他伸張正義。在美國白人族群里看不

到這樣的事,即使在拉丁美洲族裔這樣的事也鮮為人知。我並不是想為涉案的警察德里克·喬文(Derek Chauvin)辯護,沙文應受到應有的法律制裁。喬治·弗洛伊德的家人也擁有絕對的權利為他去世的方式聲討正義。但我也會接受這就是黑人社區所能提出的最好的訴求。(譯者注:指把罪犯當英雄就是黑人社區所能提出的最好的訴求。)

不知何故,在過去的五六年中,我們習慣於一夜之間將罪犯變成英雄,這已經成爲一種時尚。我們必須接受和相信如果是黑人就一定要這樣做,這是黑人族裔的一個象徵。我認爲這是卑鄙的。無論會有如何巨大的壓力,不管是來自自由派黑人還是保守派黑人,我都不會繼續支持這樣的做法。而且我疾呼這樣做是錯誤的。

喬治·弗洛伊德不是一個了不起的人。但當他去世過程的視頻出現在媒體上,我所看到的是外界一致堅持聲稱他是一個了不起的人。如果你沒機會看到警方視頻及可能的後續視頻,我在這裏告訴你,喬治·弗洛伊德的兩份驗屍報告都指出他在去世時吸食毒品過量,在他體內發現過量芬太尼及安非他命。如果你去查看911的報告,里面清楚描述記錄當時他查看怪異看上去吸毒過量,再加上他使用假鈔,這也讓店員感到害怕恐懼和擔心。當警察趕到給他戴上手銬站在牆邊時,從他手中掉落一袋像是可卡因的東西,在視頻中可以清楚看到這個圖像,但媒體拒絕播出更多細節。你可以去推特查尋“喬治的袋子”,找到視頻,用自己的眼睛親自看一下。所以喬治是因吸毒及攜帶毒品而被逮捕的。

當然儘管他因此有罪,沒人說他罪該致死。但我認爲卑鄙的是,這之後,每個人都裝作這個人生前過着英雄式的生活方式。我想談一下他生前到底是怎樣的,他如何走到今天這個結局的。也正是這個原因,我拒絕接受他變成我們的英雄烈士,拒絕接受承認他生前是個了不起的人,以及拒絕穿戴印有他名字的T恤衫(在黑人社區中的要求)。

當然我並不是說如果一個人有犯罪前科就不可以有第二次機會。我個人非常相信給予人重新做人的機會。但我不太相信所謂的給與無限多次機會。讓我們一起看一下他生前的犯罪記錄:

- 1998年,他23歲時,因持槍偷盜,坐牢10個月。
- 2002年,因販毒可卡因,入獄8個月。
- 2004年,因販毒可卡因,入獄10個月。
- 2005年,因販毒可卡因,入獄10個月。
- 2007年,這次非常嚴重,也是導致我判定他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人。一天一個孕婦在家聽到敲門聲,外面是一個自來水公司的人員。孕婦開門之後馬上意識到這是假扮的,當她想要關門的時候,外面有四個同夥從車里跳出來,其中的喬治·弗洛伊德拿出手槍頂住她的腹部(請記住她當時懷有身孕)硬闖進她的房子。婦人尖叫求生,喬治將她逼進一個房間同時讓另外一個同夥監視她,然後和其他同夥翻遍她的房子尋找錢和毒品,但沒有找到,最後拿走了她的手機和錢包。幸運的是孕婦沒受傷,同時她的鄰

居發現了異常情況,記錄了匪徒的車牌,並通知了911。警察後來通過車牌找到了喬治,逮捕了他。兩年後他被判五年監獄服刑。

在2014年他出獄後,搬到明尼蘇達州,至今有5年多時間犯罪記錄空白。我也想相信媒體所說的他出來後改邪歸正,重新開始了。但你如何解釋在他死亡時的吸毒過量,攜帶毒品還有使用假鈔?

對!我認定他就是一個罪犯,一個罪犯!

當然這並不代表因他是罪犯他就應該死於警察的膝下。可是這讓我做出決定,我絕不會去遵從黑人團體錯誤惡劣的獨特文化,去將這樣的罪犯說成是英雄烈士,用這樣的辦法去提陞黑人

群體形象。我只想告訴大家,暴力犯罪貫穿了他的一生,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我再重申一下,我並不是爲警察德里克·喬文辯護,我同意喬文被依法處置。但是爲什麼要堅持聲稱喬治爲一個良民,像是美國黑人中的烈士?現在有人要利用這件事,去暴亂搶劫,在暴亂中讓正直良善的黑人死去,比如77歲的退休前警長大衛多恩(David Dom)在這次暴亂中爲保護一家商店不被搶劫時被射殺。大衛的一生正直良善,退休前是一名警長。我們爲什麼爲生前作惡多端的罪犯之死,去犧牲一名正直從未犯罪的人!同時還包括我們這些正直的美國人,也都要爲了這樣一個罪犯而飽受多日暴亂之苦。

目前對於警察專門針對黑人暴力執法這個說法也令人匪夷所思(黑人遊行暴亂表達的訴求正是基於這個說法)。這里有一些統計數字,很能說明問題。如果你還是相信警察由於種族原因專門針對黑人施暴,那你必須要認真看一下。

聽好了!據統計,每年白人罪犯死于警察執法的比黑人罪犯高出25%。基於2018的統計數字,白人佔全美人口的60%,黑人13%,全年有19個白人未持槍罪犯被警察槍殺,有9個黑人未持槍罪犯被警察槍殺。你可能會問我如果按相同比例,這似乎不太對(比如如果黑人有9人被殺,如果按相同比例,白人應該有41人被殺才對=9/13*60)。可是我想告訴你,人口比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代表暴力犯罪的族群的比例。黑人雖是少數族裔,卻在全年總槍擊案件中佔44%,也就是說近50%暴力犯罪是黑人所爲。因爲黑人犯罪率高,所以與警察對峙的幾率也高。這同時也造成每年美國警察有18.5%的可能性死于黑人罪犯槍下。從上面數據分析看,這個警察因種族歧視原因專門針對黑人施暴的說法是編造的,是故意編造出來煽動暴亂影響馬上到來的大選的。

當然會有個別警察濫職過度執法,有白人警察也有黑人警察,我們知道會有少數這樣的人存在,因爲我們都是人,是人就會犯錯。你知道每年由於醫生失誤造成醫療事故傷亡平均有25萬人之多。也有醫生因故意連環殺人罪被逮捕。我們有沒有過抗議抵制醫生

呢?我們是否因爲某個或幾個醫生的過失就認爲所有的醫生都有罪。

我們應該知道我們自己沒有辦法做到完善完全,我們在各個領域都有可能失誤犯錯。完全沒有理由以個案殃及全體,也完全沒有理由接受民主黨提出的所謂白人警察因種族歧視將黑人規模性按人口比例清除的虛論斷。

不被警察槍殺的最好辦法是不要犯罪,減少暴力犯罪也可以同時減少與警察對峙的機會。

我無法接受這個被推崇灌輸在黑人底層群體中一生惡貫滿盈的所謂烈士喬治·弗洛伊德,我厭倦了虛偽。如果你想要在你家牆上掛上這個罪犯的像,那你請便。科比拜恩(Coby Bryan,已故NBA籃球明星)是我的偶像,我家裏掛他的照片,你可以掛上喬治·弗洛伊德的像,假裝他是一個正直良善的好人。記住他曾經用槍頂着一個孕婦的腹部,你有想過那同是黑人的孕婦的感受嗎?這么做多么令人不堪。

沒人願意說出美國黑人的真相。最容易的是說我們黑人是受害者,讓白人向我們道歉,提出我們的條件,籌碼。這是卑鄙,是謊言,是錯誤,我們黑人最大的問題正是我們自己。這也是爲什麼我們不談黑人槍殺黑人。就在剛剛過去的美國國殤紀念日的周末,在芝加哥有40個黑人被槍殺,我們不想談。我們也不想談巴爾的摩,新澤西,因爲談了就需要討論我們自己要爲自己社區做什么,比如增加社區巡邏,減少暴力犯罪。我們什么都不願意做,我們只會指責白人,儘管我們的犯罪率比白人多得多。

我們慶祝毒品交易,慶祝罪犯被釋放。我們能不能也慶祝不犯罪?能不能就不犯罪,不犯罪到底有多難?我們可不可以做有益於自己的事,做一個正直的人?我們爲什麼總是會落在現在這種不實而卑鄙的陷阱里。你覺得外界會怎么看我們?我有時會看到一些沒有署名的評論,“讓黑人去做他們的黑人吧!”、“他們暴力暴亂,他們就是這個樣子。”這就是外界在不署名時說出的對我們的真實看法。他們認爲我們永遠推崇罪犯爲自己族群的英雄。

我們沒有辦法教育自己向前行。對那些自己想要自強,努力學習和工作,成功的黑人,比如卡森醫生,爲連體嬰兒做分割手術的醫生,我們稱他們爲空(coon),爲失敗者,說他們在地獄。在地獄的不正我們自己嗎?我個人的理念是,不管你是什麼人種何種膚色,你做惡事就會有惡報。我們必須往好的方向做,更好的教育我們自己還有我們的孩子。不然我們已無法前行。

對不起,這就是我想說的。我對最近發生的虛構的莫須有的事件及引發的暴亂非常反感,我不會爲我的說法道歉。喬治·弗洛伊德不是我的英雄烈士。他可以是你的!



2019年4月10日歐文斯在國會作證



黑人議員:華人不需要錢 他們從不僱傭黑人和回饋社區

文章來源:風聞社區



和拉美商戶提供補貼。然而,這個提議遭到了非裔議員保羅·里迪克(Paul Riddick)的質疑。“爲什麼要聯繫中餐館的老闆?華人不需要任何錢了,他們已經賺了很多錢,現在也還在賺很多錢”,里迪克說道,“而且華人商戶從來不僱傭黑人,也從來不回饋社區。”

距離弗洛伊德離世已過了近兩周,全美多地依然保持着大規模抗議活動,戰火甚至延伸到了白宮大門口。然而,部分華裔商戶卻無端遭到波及,被示威者打砸破壞。

與此同時,一位黑人議員又因爲一系列言論,反被美國網友炮轟“種族歧視”:

他質疑市政府爲什麼要給中餐館補貼,而不去支持黑人開的小餐館。“華人不需要賺錢,他們已經賺了很多了,而且他們從不僱傭黑人,也從不回饋社區。”

據弗吉尼亞州諾福克市本地電視台“WVEC-TV”6月5日消息,當地時間2日,該市市議會就如何開展新冠疫情救助計劃進行了討論,他們打算給每一家受到影響的華人商戶

稱自己已有兩名華人學生,家里就是開餐館的,他們受疫情影響很嚴重,理應得到幫助。而且,貶低任何文化都是不公平的。

結果里迪克再次回擊,“與其聯繫那些中餐館,還不如去聯繫黑人開的小餐館。”他認爲,這次之所以有大批黑人出來示威抗議,就是因爲政府明明能幫助他們,卻什么都不做。黑人的小生意孤立無援,但中餐館卻因有很多黑人顧客,在新冠疫情期間並沒有受到什麼影響。

里迪克承認,自己的話聽起來確實帶有種族主義色彩,卻依然堅持他的看法。“我並不是想讓它聽上去很‘種族主義’,但我回過頭一想,好像確實有點‘種族主義’,但是,中餐館確實不

需要錢。”完了他又強調,自己不是種族主義者,因爲他以前一直很支持華人社區發展。

聽到這些話,一些美國網友也忍不住炮轟:現在大家都在爲弗洛伊德反對種族主義,結果你卻搞起了種族主義?

在十多天的示威活動期間,有一些無辜的華人商戶也遭到了波及,其中有人控訴,自己在美國的待遇還不如黑人。以加州奧克蘭爲例,至少有70家華人經營的商店成爲示威者無端攻擊的對象。

本周,紐約一位姓黃的中餐廳老闆告訴《環球時報》英文版,自家的餐館窗戶被示威者子彈擊中,牆壁也被打穿。她向警方求助時,肇事者還在視線之內,但警察卻無動于衷,只顧盤問她的個人信息。“即使我們的店鋪遭到破壞,我們也不敢說話,黑人在美國受到‘政治正確’的

保護,但亞裔卻是弱勢群體。”

另一位姓張的華人婦女也表示,她姑姑在洛杉磯開的服裝店也被示威者砸壞了。“但如果受害者是亞裔,就不會受到什麼關注。”

大家也許還記得了另一件事。日前,一名非裔男子基瓦里斯·安東尼(Keivaris Anthony)錄下了明尼阿波利斯一家亞裔餐館被暴徒破壞後的慘狀,笑着追問收拾殘局的亞裔店主:

“發生了什么事?你難過嗎?”臨走前,還順走了一瓶汽水。

西雅圖本地電視台“King 5”消息稱,一名陳姓華人男子開的中餐廳自3月以來就風波不斷,一會被種族主義者砸破窗戶,一會接到騷擾電話,這次示威活動中又遭到了洗劫,連收銀機都給搬走了。

“我只想好好工作,請放過我們”,能把餐館開下去,是陳先生現在最大的願望。

